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

明

疏

鈔

(九)

臺灣學堂書局印行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

明

疏

鈔

(九)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八

禮儀四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願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
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
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
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
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
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

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

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

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

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

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章句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
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
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
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
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
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
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羨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
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
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
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

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淫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體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

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
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
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
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
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
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
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
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
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
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
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
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黜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
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
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禭爵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名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
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
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
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
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
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枏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枏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慝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蟲虺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枏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枏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

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
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
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
議請黜楊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
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
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
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
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
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
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
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
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
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
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
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
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
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

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
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
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
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
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侑於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
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
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
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
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

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
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
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魯子之父魯點子思之父
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
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
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
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
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
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
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

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

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
為虛文矣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 帝王
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 命臣領纂脩事 欽定
名曰祀儀成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
祀典俱當以序纂入 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
宜備載一代之制以為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
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
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
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

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
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
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
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公元武宗加大成
至聖文宣王宋妣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
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
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
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
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
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
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